

徐悲鴻新傳

(一)

● 王培堯

赴俄畫展盛況空前

徐悲鴻結束了德國的旅程，應蘇聯對外文化局的邀請，到蘇聯去舉行畫展。到達莫斯科的時候是一九三四年四月，距蘇聯大革命已十六年，克里姆林宮裏的統治者是史大林，蘇聯經濟情形相當惡劣，正執行所謂第二個五年計畫，當時予人的印象是蘇聯人民很窮，生活艱難，心情黯淡，很少看到他們的笑容。

我國駐蘇公使顏惠慶回國述職，由吳南如代辦代理館務，在他的支持下，中國近代繪畫展覽會在莫斯科博物館揭幕，令人驚奇的頗有一番盛況。揭幕典禮由蘇聯對外文化局長主持，中國公使館館員都出席，接連舉行一個月，觀衆十分踴躍，收到了比預期更爲理想的效果。

徐悲鴻對於蘇聯用石膏複製的藝術品很欣賞，他向莫斯科博物館接洽，將該館若干重要的雕刻用石膏翻成複製品運回國內作爲中央大學藝術系教學之用。

在莫斯科曾拜訪大畫家葛拉巴，這位畫家花了四天時間爲蔣碧微畫了一幅半身的油畫像。

六月底又應邀到列寧格勒（聖彼德堡）舉行展覽一個月，展覽會是在舊皇宮改的冬宮博物館舉行，博物館建築宏偉壯麗，可見蘇聯當局對中國近代繪畫的重視。

七月底返莫斯科，徐悲鴻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車，通過西伯利亞到海參崴，再乘輪船到上海，回到南京，結束了二十個月的第二次歐洲之旅。

回國以後，各方友好認爲這一次歐洲巡迴舉行畫展，獲得相當的成功，歡宴洗塵，日無虛夕，有一天戴傳賢（季陶）請客，戴在席間忽然問徐悲鴻：「你有這麼理想的一位夫人蔣碧微女士，爲什麼要取名悲鴻？」他聽了略微一怔，回答說：「我取這個名字，是在認識碧微以前。」

聲譽日隆名重公卿

自從一九三〇年徐悲鴻三十五歲，愛上

他十八歲的中大藝術系學生孫多慈，使蔣碧微的心靈受到重創，二十個月的歐洲之旅，也未能挽回他的心。抗日戰爭爆發，大家西遷避難，他與孫多慈總有機會保持往來。前後十五年，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徐悲鴻已五十歲，才和蔣碧微正式仳離，可是再婚的對象並不是孫多慈，而是廖靜文。

許多人都認爲徐悲鴻當時正值鼎盛之年，倘能給他安定的生活環境，一定會在藝術上有更高深的造詣。可是自從他鬧了「師生戀」之後，一向都興之所至的東奔西跑，席不暇暖，最明顯的一點，是他不再從事需要全神貫注的油畫創作，這對於他自己和中國藝壇，都是相當重大的損失。

徐悲鴻在歐洲舉行畫展，受到國際畫壇的肯定與重視，聲譽日隆，名重公卿，設在首都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聘請他擔任藝術系教授兼主任，事業蒸蒸日上，近代中國畫家能有他這種境遇的，實屬鳳毛麟角。走筆至此，不妨談一段當年的趣事。

那是一九三五年，他擬聘請交情甚篤，

馳名全國的大畫家張大千去擔任教授。張大千最初不願接受聘請，張對徐悲鴻說：「君子動口說，小人動手足，我是小人，我祇會動手畫畫，不會動口教課，你最好還是另請高明吧。」

徐悲鴻一再要求，非要張大千同意去不可，他對張大千說：「甚麼君子小人我不管，你看在我們的交情上，每星期教課兩三小時都可以。你就當當『小人』，在教室裏動手畫給學生們看就行了，用不著你當君子動口說。」

請張大千擺龍門陣

後來，張大千無可奈何，答應好友的敦促。但是提出一個條件，每星期去一次，每次兩三小時，不過要在教室裏放一張單人床，以便畫累了休息一下。徐悲鴻滿口答應，一切照辦。

張大千是四川內江人，大家都知道四川人很會「擺龍門陣」（談天、聊天的意思）

，張大千也不例外，那時他才三十七歲，選他課的學生很多，事實上，學生們發問，他不但開口照答不誤，還用一口四川官話，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風趣，非常中肯。說了理論之後，又動手畫給學生們看，累了就向床上一躺，小息一會兒。張大千只當了三個月的教授，就因事去北平，學生們只學到一兩手，熱切期望張教授重回中大。

當年暑假，徐悲鴻給學生創造了一次機

會，邀約張大千一同率領學生去黃山寫生，使學生們受益不淺。

一九三五年秋天，徐悲鴻到山明水秀的廣西遊歷，爲了振興我國的繪畫，曾打算捐獻作品及收藏，在桂林的獨秀峯下，建一座美術館，後來因爲對日抗戰爆發，局勢轉變，未能實現。

一九三六年徐悲鴻四十一歲，他和蔣碧微的感情糾葛，已鬧了五年，這時山東來了一位王神仙，會圓光（類似巫術，可以解釋吉凶或治病），會算卦，留學德國的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徐子明（徐光），把他請到家裏，待爲上賓。一些身爲高級知識份子的大學教授，居然都很相信這一套。徐悲鴻也去圓了一次光，王神仙對他說蔣碧微和孫多慈前世有恩怨，不能相容，又說南京馬上有血光之災，全城將被夷爲平地。

聽信預言遠走廣西

一些教授先生們聽了王神仙的預言，嚇得心慌意亂，立刻遵從王神仙的指點，遠走西南，徐子明率先辭去中大教職，帶了全家搬到昆明，後來就在雲南大學教學。徐悲鴻也在春夏之交去了廣西。他到廣西以後，春風得意，頗獲當時廣西軍政領袖的推崇與禮遇。他爲了圖報知己，曾精心繪製了巨幅油畫，題名「廣西三傑」，畫中是當時八桂風雲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人，策馬揚鞭，齊轡並馳。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燃起烽火，我全國軍民奮起抗戰。戰事迅速蔓延，八月十三日，日軍在上海登陸，十四日開始，南京每天都有空襲警報，徐悲鴻、蔣碧微先後都到重慶避難，徐悲鴻重回到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繼續任教。

這年五月他曾在香港、廣州、長沙等處舉行畫展，在香港購得他鍾愛的稀世國寶「八十七神仙卷」。談起這件唐代寶物說來話長，現在簡略說個大概。

徐悲鴻收藏的書畫、雕塑藝術珍品，多達一萬餘件，這是他一生除了致力於繪畫創作、教學之外，另一項相當受人稱譽的成就。「八十七神仙卷」更是他收藏的萬餘件珍品中的藝術精品，與張大千收藏的「韓熙載夜宴圖」，同爲稀世之寶。這幅畫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應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的邀請，去看一位德籍婦人擬售出的中國字畫，偶然發現，他大感驚訝，立即以高價將這幅流亡的國寶購回，從此以後卷不離身，珍視爲「悲鴻生命」。

國寶被盜患高血壓

這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佚名，絹底呈深褐色，畫面上有八十七個人物，列隊遊行，飄飄欲仙。卷寬三十分，長二公尺八十八公分，卷的上端由於曾經被割損三、四公分，所以又稱爲「殘卷」。



- ① 抗戰前徐悲鴻在中央大學任教時的照相。
- ② 抗戰時徐悲鴻在新加坡的照相。
- ③ 一九五〇年徐悲鴻和夫人廖靜文在北平。

一九三七年七月，徐悲鴻為「八十七神仙卷」題「跋」，他在文中指出；該畫卷「前後凡八十七人，盡雍容華妙，比例相稱，動作變化，慮闡于平板，護以行雲，餘若旌旛明器，冠帶環佩，無一懈筆；游行自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徐悲鴻在香港山邨道研究「八十七神仙卷」與朝元仙杖三卷述略一文，認為朝元仙杖為北宋武宗元的畫，曾藏宣和內府，趙孟頫題跋其後。至七七事變以前，在香港被日本人買去，認為該卷為臨本。

徐悲鴻的看法，八十七神仙卷「宣達雍和肅穆韻律」，世界上所存的中國人物畫，無出其右，古今畫家的才能夠作這幅畫的，不過五、六人，即是吳玄、閻立本、周昉、周文矩、李公麟等。傳世作品如「帝王像」，平平無奇；「天王像」也不像是吳玄手筆；很有名氣的李伯時，也沒有看到他有什麼好的傑作。因而徐悲鴻推測，這個畫卷只能出於畫聖吳道子之手，應是他作畫的粉本。

一九四二年，徐悲鴻帶着「八十七神仙卷」等珍貴藝術品經印度、緬甸仰光，轉滇緬公路回國，在昆明躲避日機空襲警報，被人偷去，他氣得三天三夜，食不下咽，夜不成眠，種下了高血壓的病根。

高價購回賦詩留念

一九四四年他得知失竊的「八十七神仙卷」在成都出現，以高價二十萬元，再加上自己的數十幅畫，才購換回來，但是他所加的印章和題跋，都被割去了，為這件事他曾賦詩留念，並苛責自己保存不周：

得見神仙一面難，況與伴侶盡情看；
人生總是葑菲味，換到金丹凡骨安。
想像方壺碧海沈，蒂心悽切痛何深；
相如能傳連城壁，負此鬚眉愧此身。

一九四七年秋，徐悲鴻在北平擔任北平藝專校長期間，請劉金濤為他修補揭裱，劉金濤不負重託，經過一番精心細緻的勞作，終於使這幅已殘破模糊的長卷，恢復舊觀，重放光彩。

一九四八年張大千和謝稚柳在從新裱裝的畫上，寫了長篇跋語，大千的跋語是這樣寫的：

「悲鴻道兄收藏『八十七神仙卷』，十二年前，愚獲觀于白門，當時咨嗟嘆賞，以為非唐人不能為，悲鴻何幸得此至寶。抗戰既起，愚自故都避難還蜀，因為敦煌之行，揣摩石室六朝隋唐之筆，則悲鴻所收畫卷，乃與晚唐壁畫同風，愚昔所言，意足徵信。曩歲，愚又收得顧閔中『韓熙載夜宴圖』，雍容華貴，粉筆紛披。悲鴻所收藏者為白描，事出道教，所謂朝元仙杖者，北宋武宗之作，實濫觴於此。蓋開世所見唐畫人物，唯此兩卷，各盡其妙，悲鴻與愚得寶其蹟，天壤之間欣快之事，寧有過於此者耶」。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四日，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新光三越百貨公司九樓文化館，舉辦傳奇的一生徐悲鴻畫展，因緣際會，台灣的鄒錦章在廣西桂林發現其拓本，刻在二十塊黑色大理石上，於是費盡心血，歷經無數的艱難後，於一九九〇年將它全數運到台灣收藏，也參加了那次的展出。

這件作品雖不是藏品的本身，但是數以萬計的參觀者，仍可看出「八十七神仙卷」的精神面貌，加上罕見的中國大陸石雕技法，更足以令人震撼。

心懷祖國支援抗戰

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長達八年的時間，徐悲鴻與蔣碧微的感情裂痕，經各方努力促勸，始終無法癒合，打算和孫多慈結婚又遭孫父的強烈反對，情緒不好，生活也不安定，他雖然仍在中央大學授課，但也到處飄泊。一九三八年在他心力交瘁時，曾跑到廣西的河池以西，黔桂接壤，極偏僻的邊境礦區，一處名叫八步的小村隱居一段時期，回到桂林後，新加坡和印度都請他去開展覽會，於是他又決心出國。

一九三九年一月到新加坡寓黃曼士家，三月舉行畫展。一九四〇年到印度，與詩人泰戈爾交往，數度為泰戈爾造像。四月他到喜馬拉雅山的大吉嶺，安心作畫，這一年完成了許多有名的作品，例如有名的「愚公移

①徐悲鴻為大詩人太戈爾所繪的畫相。

②徐悲鴻在香港寫給兒子伯陽、女兒麗麗的親筆信。



伯陽：我愛兒同陸全 我因為要盡
 到我個人對於國家之義務所以想
 去南洋賣畫捐與國家行未到半
 路(香港)便遭封鎖幸能安全出
 國但因未曾領得護照又多耽擱了
 近兩個月非常心焦亦無別法可行
 茲已定今夜二月四日乘荷蘭船
 一切順利二月中定能返到重慶
 國難重要曉得刻苦用功
 外祖父 母親想安好我雖在外工
 作不懈 身體不好亦不壞切勿念
 你二人 須用功算學及体操此句
 佳善者 父字
 外祖父前代我請安
 母親 代我內安
 元月四日香港
 奮舞 丙希六張而介之

山」就是在這時繪成。

一九四一年他自印度返國，途中經檳城、怡保、吉隆坡等地，都曾舉行畫展。一九四二年在雲南保山、昆明也曾舉行個展，秋天返回重慶，除繼續在中央大學任教外，朱家驊請他在重慶警溪籌備成立中國美術院。

他在這幾年流浪期間，儘管心情不佳，但是他對繪畫工作。始終努力不懈，有時專心繪事，也有傑出的精品，這時也正是中國對日本抗戰的艱苦時期，軍民死傷流離失所逾千萬人，難得的是他心懷多難的祖國，將各地畫展的收入，除了必要生活開支外，都捐獻給國家，支援對日本抗戰和救災，以表示要盡國民一份子的義務。

一九四三年三月他曾在重慶舉辦過畫展，暑假還帶學生到灌縣的青城山去寫生。爲了招考一名中國美術院圖書管理員，徐悲鴻專程到桂林登報主持，最後錄取一名湖南籍的女學生，他給她改名廖靜文，兩年後與蔣碧微化離並與廖靜文結婚。在這兩年多時間中，由於生活雜亂，患了高血壓及慢性腎臟炎，面部浮腫，後來漸漸影響到心臟，最後更形成血管硬化，曾住醫院將近半年，身體虛弱，創作量也銳減。

因腦溢血病逝北平

一九四六年徐悲鴻已五十一歲，春天買舟東下回到上海，並應聘出任北平藝術專學校長，九月三男慶平出生。他對齊白石一向敬重

，交情也夠，特聘請齊白石爲北平藝術專譽教授，且時相往來，有時還常在一起作畫。徐悲鴻畫雞，齊白石便補塊石頭；白石畫蜻蜓，悲鴻便補束花草。凡齊白石遇到什麼不順心或不愉快的事，便要來找他交談，有時賣畫的錢算不清楚，也要找徐悲鴻幫忙算。只要徐悲鴻說了的，齊白石就信服。

徐悲鴻除了個人創作和爲中國美術教育而殫精竭智外，還花費不少寶貴的時間，回覆青年學生求教的信。有時遇到寄作品來請求指點的青年學生，他也親自修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的次女芳芳在北平出生。中國大陸爲中共佔據，他和齊白石因受中共人員勸說，都未隨國民黨政府南遷，繼續留在北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要他籌辦「中央美術學院」，翌年以五十五歲之年正式接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課餘師生一起被迫參加勞動。

一九五一年他抱病到山東導沐整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兩個月，爲勞模畫像。七月不幸得腦溢血症，半身癱瘓。一九五二年腦溢血未癒，後來雖一度有好轉跡象，但到一九五三年九月廿三日又復發，延到二十六日晨終於在北京醫院逝世，結束了他的一生。

悲鴻畫馬美妙傳神

徐悲鴻的成名是在他自歐洲留學歸來，三十三歲以後的第二段美術生命，尤其是他

被中央大學聘爲藝術系教授以後，他身兼創作者及教育家，求才若渴地將他的理念傳播開來。教學時他像傳教士般，諄諄教導素描及強調寫實能力的重要。他的學生每一位都能隨時速寫，就是最好的證明。

他是熱愛國家的藝術家，不但將自己畫展所得捐獻給國家，他的畫風也從歸國早期的文藝、抒情，轉變成深具民族意識的內蘊。在他幾幅大作中，例如「田橫五百士」、「徯我后」、「愚公移山」等，都可看到他以西方的寫實技法，將古典題材賦予了時代新意義，用以激勵抗日戰爭時期民衆的激昂鬥志，使他的使命感全面發揮在藝術上。

徐悲鴻提倡中西合璧及西方寫實技法，在當時美術界曾引起不少爭議，但是他堅定的認爲唯有從寫實的技法入門，才能創作出優異的作品，因此沒有人會否認徐悲鴻的畫不是中國畫，他將達仰及德拉克洛瓦畫馬的技法與中國的水墨結合，創作出被人稱爲天下第一馬的「寫意馬」，今天許多畫馬的名家，無不摹倣他的風格，這就是徐悲鴻革新中國畫的精湛表現。

談到畫馬，徐悲鴻的馬最具盛名，但是好在那裏？根據行家評論，他作畫的修養的確是眼到、心到、手到，並且仔細分析推敲，無一筆不合乎解剖學，也無一筆不合乎邏輯的地方，筆法簡潔有力，恰到好處。他的馬令人玩味無窮，他能把馬的精神，習性及馬的美感，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概古今畫馬



① 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

② 右起：蔣碧微的父親蔣梅笙、徐悲鴻女兒徐麗麗、蔣碧微、徐悲鴻的公子徐伯陽。



者，無人能出其右。今天儘管摹倣他的人很多，卻只能畫到馬的皮毛，在比例及肌肉骨骼神態等方面，都難免有瑕疵。

徐悲鴻就是不一樣，他能以力敵萬鈞的筆力，渾然天成地畫出奔馬、立馬、飲馬，或靜止、或奔馳、或長嘶，馬的百態全然存於胸中，筆墨雄奇，輪廓精準，所以能造化在手，妙趣橫生。文學大師林語堂曾稱讚說：「悲鴻畫馬有骨有肉」。真正懂馬的人，也沒有不讚賞他畫馬的功力。

生在新舊交替時代

要真正瞭解徐悲鴻應該先瞭解他所處的年代背景，他自出生及成長時期，恰好是孫中山先生剛剛革命成功，新舊交替的時代，是中國極端變動的轉型期，他正是這個時期美術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所學、所畫、所信、所教、所傳的都為這個時代塑型。而他的友人、學生更廣被於中國各省各校，而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這股力量就是「中國的寫實繪畫」。

他一生的創作非常豐富，除了油畫、水墨之外，素描就有數千張。徐悲鴻逝世後，他的遺族捐出了他的作品及收藏，在北京成立了徐悲鴻紀念館，可能那裏是收藏他的作品最多的地方，其中油畫就超過了兩百幅。不過，徐悲鴻生前也曾開過很多次畫展，為支援抗戰賑災，或為籌集留學生生活費用，或為購買名畫交換，故有許多作品流入坊

間。

他幾度到新加坡作畫、開畫展，都住在好友黃曼士家裏，所以黃曼士那裡收有頗多他的作品，後來黃曼士又將一部分作品輾轉賣給了大收藏家陳之初，這些作品曾於一九八三年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與任伯年的作品聯合展出。另外徐悲鴻與他的前妻蔣碧微，在兩人協議離婚時，蔣碧微得了一幅畫，攜台灣後經濟困難賣了不少，故台灣的收藏家也擁有一些徐悲鴻的畫。

名師指導成就非凡

徐悲鴻在藝術上的成就，除了天賦及父親的啟蒙奠定良好的基礎外，主要的是受到不少位名師的指導。十七歲到上海參加「上海圖畫美術院」，受到創辦人周湘的指導，開始對西洋畫的認識。在去法國留學之前，常到高劍父、高奇峯兄弟開辦的「審美畫館」觀畫，也得到他們的鼓勵。因此徐悲鴻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國畫改良論」，在一九二〇年即完成，發表在北京大學「繪學雜誌」上。

在他留法以前，對藝術的觀念受到康有為不少的影響；尤其是對傳統藝術的認識，及書法的精進。但是徐悲鴻最重要的學習階段，仍是在留學法國以後。他在巴黎八年時間，先在朱利安畫院（Académie Julian）學習畫人體模特兒，準備考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順利入學後，他的老師包括了弗拉孟（

Franc Flameng 1856-1923），歷史畫名家高爾蒙（Gaston F.A.P.1845-1924），是史前歷史畫（即聖經故事畫）專家，曾收過梵谷等許多有名的學生；康普（Arthur Kahn）是著名風俗畫家，也畫肖像畫；以及達仰（Pascal Adolphe Jean Dagnan Bouveret 1832-1929），他是一位歷史畫名家。

在這些名師中，徐悲鴻最欽佩最敬愛的是達仰。從一九二〇年認識以後，他就固定每個週末都到達仰的畫室中學習，學到許多畫馬的精髓。達仰曾告訴徐悲鴻，做為一位畫家要有自信，作畫態度要誠懇；他並指導徐悲鴻素描要「務實」與「務大」。即要畫精刻微、高度準確，但又要捨棄繁瑣，做重點描寫。方法上，要求徐悲鴻要「默畫」，以期有仔細的觀察力與極強的記憶力。徐悲鴻後來在水墨畫中大筆揮灑的筆觸、表現物體的精準形象，相信皆得力於此。而這兩點也是徐悲鴻一再要求學生要做到的。

致力中國畫的改良

徐悲鴻一生交遊廣闊，達官貴人，名人雅士，政治界、文學界以及民國以來的畫家，幾乎都與他有所往來，不是受他們所教，即得他們的推崇，而成為良朋或畫友。尤其是他到法國之後，與一些藝術愛好者結識，使他日後在中國畫壇上更具影響力。他所交的朋友都深為他的熱忱所感動，所以凡遇有事故都紛紛盡力幫助他。

自一九二八年被聘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更廣泛的與中國藝壇人士接觸，他認識了傅抱石、陳之佛、黃君璧、潘玉良等人。後來應蔡元培的聘請，到北大藝術學院任院長，曾三顧茅廬拜望齊白石。而他請潘玉良在中大藝術系教油畫時，還曾一起帶學生出外旅行寫生。

一九三一年徐悲鴻應江西省政府的邀請到南昌，認識當時在江西省第一師範附小教書的傅抱石，因為賞識其才華，曾特別向省主席熊式輝以改良陶瓷為任務，派傅抱石到日本，從此傅抱石的藝術境界大為提高。

傅抱石回國後，徐悲鴻仍本愛才之心，聘到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抗日戰起傅抱石隨學校遷往重慶沙坪壩，也一直受到徐悲鴻的照顧。

徐悲鴻的一生最令人敬仰和懷念的，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藝術教育上，他雖然未曾提過要建立某種學派，但是他致力中國畫的改良，及許多藝術見解，實際上在教育工作中，已綿延了五輩人才。他們大多是身兼教學和創作，推動了中國的美術事業，也使「寫實鴻義」至今仍是海峽兩岸繪畫的主流。

愛才識才培植後輩

他為了貫徹他的教學主張，在二十多年的藝術教育生涯中，始終以團結為重；因為他愛才、識才、擅於羅致高材，樂於培植後

輩，所以將有創作能力及教學經驗的畫家，團結在一起。例如齊白石授課是「三顧茅廬」請來的，張大千則是憑私人交情也「趕鴨子上架」；此外他還提拔傅抱石及張書旂。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大力培植不少學有專長的年輕師資，擔任藝術教學的基礎課程；早期有吳作人、呂斯百、王臨乙，而後有楊建侯、黃養輝、戴澤、宗其香、蔣兆和、吳承硯、單淑子等，都是在著名大學的美術系裏執牛耳之職。

徐悲鴻對於登門求教或到課堂旁聽的學生，都一律視為弟子。遇到刻苦用功，富有才智的，都幫助他們使有所成，甚至鼓勵赴歐洲留學，並為他們奔走爭取獎學金。

除了這些，他幾乎每天都忙著回覆來自四面八方，熱愛美術青年們的信件；也有人將作品寄來，請他修改。他自認有責任關懷年輕的一代，協助他們走向成功的道路，為中國再培養優秀的藝術家。身為一位傑出的畫家，又能傾注這麼多的精力於教學，實在罕有。在今天我們還察覺到徐悲鴻的影響至深且廣，這也應是人們稱他為「一代宗師」、「中國畫的革命家」的緣故吧！

一生沒有個人私念

徐悲鴻除了繪畫有傑出的成就之外，另一項對藝術的熱愛表現，就是書畫收藏。他經常在所收藏的書畫上蓋有「悲鴻生命」的圖章，可見他對收藏品珍視得如同生命的程

度。他平日的生活十分節儉，寧願節衣縮食，省下錢來購買他所喜歡的藝術品，在經濟困難的時候甚至借錢高價購買。

他對於藝術品的收藏，從年輕時代飽覽康有為的書畫開始，到了日本，更是整天流連藏畫處所欣賞。結識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後，又觀賞到日本繪畫的精品及中國古代的許多碑帖。他這項雅好，經常使他的經濟發生困難，影響到生活問題，也由於這個關係，和他的妻子蔣碧微常鬧意見，增加思想理念的差距，感情也就逐漸亮起了紅燈。

徐悲鴻窮一生的精力，不論時局多麼險惡，不僅購藏，更費盡心血運送保存，總計他購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書畫作品，計有一千兩百多件；中外美術圖書、圖片、素描原稿、碑帖等也有一萬多件。他在上課時，經常拿出一些收藏品供學生欣賞，甚至有的贈送給學生作為鼓勵。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珍品，目前存放在北京「徐悲鴻紀念館」中。

徐悲鴻立志要為英雄，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他的一生都是為了中國，沒有為個人的私念，他的作品是為了救中國，收藏品也捐給國家，他名揚四海，桃李遍天下，他的愛國情操，令人崇敬，他對於中國畫的改革影響至深且巨，他真正是那個時代的英雄！

獨持偏見一意孤行

徐悲鴻是天才，也是名人，他是一個偉

大怪特的藝術家，在他的畫室裏，經常掛著一副對聯，那是他集前人句親筆寫的八個大字：「獨持偏見，一意孤行！」

橫額是他的齋名：「應毋庸議！」

他對藝術的狂愛，超過愛他自己。他憑這怪特的八字真言，在繪畫方面從小苦苦學習，處境困厄，吃盡苦頭，仍不改心志。他堅忍的傲骨，長期奮勇不懈的磨鍊，有了日後的輝煌成就，在中國畫壇上成爲一代大師。但是他把這八字真言用在感情方面，在情場上就波瀾迭起，被捲來衝去，使生活與健康都大受影響，無奈地留下許多曲折淒美的故事。

藝術家都有唯美的理想，有生活上和生理上的需要，張大千、黃君璧也有不少紅粉知己，但都不如徐悲鴻在情場上敢愛敢恨，廣爲人知，製造頗多報章雜誌爭相刊載的題材。徐悲鴻曾和六個女人有來往，都談到婚嫁，結果只和其中三個女人結了婚。

十七歲時因爲不滿媒妁之言，去跟一個陌生的女子結婚，曾爲逃婚離家出走。可是最後還是被父親抓回去結婚，第二年生了一個兒子，他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但是家裏的人則爲小孩改名吉生，然而吉生並不吉，七歲時出天花夭亡。第一任的徐太太在結婚三年後生病死了，連她姓甚名誰，現在都難查考，他和第一個女人的關係就這麼簡單結束了。

他的第二個女人是蔣碧微，兩人婚姻關

係長達二十八年，由最初一見傾心，互相愛慕，大膽地向禮教世俗挑戰，私奔到日本結婚，最後卻因爲生活理念與性格不合，加上第三者的介入，經過長達八年的分居，終於宣告訖。

魂牽夢縈相見恨晚

蔣碧微對徐悲鴻的認識，是先聽到他的怪名怪事開始，一個「奇怪」的感覺留在心頭。那時徐悲鴻在宜興女子師範學校教書，和蔣碧微的伯父蔣南笙及姊丈都是同事，常常說些徐悲鴻的軼聞軼事，被大家看得很特殊的鮮人物。有一天蔣碧微到伯父家玩，正好徐悲鴻在那裏作客，一時好奇，找機會到大廳打個轉，只見徐悲鴻正襟危坐地跟她伯父談話，人長得英俊，並無「怪」味，這是她的第一個印象。

徐悲鴻二十歲再度出走到上海，並改名換姓爲的是求上進，另謀發展。事有湊巧，蔣碧微父母於民國六年，因張勳復辟，想把已經推翻的滿清皇帝拉上台，辦子兵騷擾江南，宜興不能安居，也來到上海，蔣碧微也隨父母同來，她的父親蔣梅笙並應聘在復旦大學當教授。一個星期六下午，徐悲鴻的童年舊友朱重明（了洲）帶他去拜訪遠親的鄉長，請教一些學問，這位鄉長正是蔣碧微的父親蔣梅笙教授。就這樣他第一次進入了蔣碧微的家門，並且給蔣家的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因爲他外貌英俊，態度大方，不拘小節

。對蔣府一家人都非常親切隨和，蔣梅笙作一首詩，他會擊節稱賞，蔣碧微的母親戴清波（澄珠）燒一道菜，他會誇讚一句「天下第一菜，宜興蔣公館。」於是贏得蔣碧微父母的喜愛，同時念他獨身在外，難免另眼相看，多加照顧。沒有多久，他好像就變成蔣家裏的一份子，祇要有空他就往蔣家跑。

徐悲鴻闖進蔣家，給十八歲的蔣碧微帶來新奇的感覺，她秘密的喜悅，覺得他很有吸引力，不僅在徐悲鴻本身，同時也由於他那許多動人的故事，以及矢志向上的毅力，都使她深深的愛慕和欽佩。

蔣碧微生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比徐悲鴻小四歲，因爲出生那天正巧蔣家東書房一棵海棠盛放，她的祖父爲她取名棠珍，字書楣，他們共有五兄弟兩姊妹，但是長成人，僅有她姊姊榴珍，她和弟弟丹麟三人。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蔣碧微十三歲從宜興女子學校畢業，由她的一位堂姊做媒，奉父母之命和查紫含訂婚，在保守的社會習俗，她就算是查家的人了。但查紫含有一次在復旦大學考試時，想作弊，找人私下向老師探聽考試題目，被蔣碧微知道，認爲他沒有志氣，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在那邊徐悲鴻的第一任太太病逝，兩人本來沒有什麼感情，也沒值得懷念的事，而對蔣碧微的觀感則是親切、踏實，相見恨晚。蔣徐兩人互相傾慕，暗暗在歲月裏流連，漸漸的在情海裏魂牽夢縈。（未完待續）